

第一次到海口，航班落地美兰国际机场，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海风裹挟着淡淡的咸润扑面而来，拂去旅途风尘。之后几天里所到之处都给我留下一一种鲜明印象：海口花多，在内陆见过的、未曾谋面的竞相盛放，色彩浓烈饱满，开得格外艳丽张扬；海口树多，榕树、椰子树、棕榈树参差林立，内陆植物园里纵然有幸得见一两株，也多局促一隅，不像这里随处扎根，自在生长；海口水多，河水、海水蜿蜒交织，清波荡漾，你几乎分不清哪是河滩，哪是海潮。又因为无层峦青山阻隔视野，天地坦荡，总让人滋生一种浪漫错觉，以为视线尽头便是沧溟，是天水相融的苍茫边界。

在海口的日子里，身侧常有碧波相伴，心中常驻一片沧海。但大海浩渺无垠，气象万千，若无非凡笔墨，难以描摹其神韵，姑且放下壮阔沧海，尽自己有限之才，写着海口的树吧。那日，参观东寨港红树林，听当地文友讲述红树扎根滩涂、守护海岸的故事，内心颇为震撼。红树固然珍稀可贵，却因稀少又安守保护区内，总带着遗世独立的清冷。烈日之下倚靠榕树浓荫乘凉，固然惬意，可独木成林的榕树沉静厚重，孑然矗立，令人心生敬意，却不易生出亲近之感。

唯有椰子树，海口最为寻常的椰子树，于万千树木间，留给我最深的印记、无尽的感怀。它集阳刚与阴柔于一身，笔直高耸的树干苍劲遒健，镌刻风雨痕迹，尽显男儿挺拔的阳刚风骨；顶端优柔婆娑的羽状枝叶，随风轻舒漫卷，又流露女子温婉灵动的阴柔之美。择它作为行道树再恰当



椰子树。 蒙海龙 作

不过。海风徐徐漫过，摇曳舒展的枝叶恰似一双双舒展热情的手，向着远道而来的八方宾客遥遥招手致意。椰子树一身皆是馈赠，最珍贵的莫过于果实椰子。椰子近乎全身是宝，椰汁澄澈清冽自带草木清香，入口清甜沁脾；椰肉脆滑绵柔富有嚼劲，细细咀嚼余味悠长；坚硬椰壳可作器皿，盛琼浆、储吃食亦可精雕细琢，化作千姿百态的工艺品种。海口源远流长的椰雕工艺，更是熠熠生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椰子壳还能制成独具海南风情的小帽。这份雅趣，最早是在苏轼父子兄弟的诗作中窥见。苏轼谪居儋州之时，饱饮椰汁、浅尝椰肉，望着坚实椰壳不忍舍弃，亲手雕琢制成椰子冠托儿子苏过寄给爱自己牵连、贬居雷州的弟弟苏辙，由此生出一段兄

弟子侄诗词酬和的千古风雅。倘若还原当年情景，大约是苏过寄送椰冠之时附上《椰子冠》一诗：“玉佩犀簪暗网丝，黄冠今习野人仪。”苏辙收到别致冠饰与诗作，对镜端详头戴椰冠的模样不由得哑然失笑，即刻提笔赋诗答谢，写下《过侄寄椰冠》：“衰发秋来半是丝，幅巾缙撮强为仪。垂空旋取海棕子，束发装成老法师。”苏辙诗中诙谐的自嘲，定然越过山海感染了苏轼，激荡起诗人诗情，于是依韵和作一首《椰子冠》：“天教日饮欲全丝，美酒生林不待仪。自漉疏巾邀醉客，更将空壳付冠师。规模简古人争看，簪导轻安发不知。更著短檐高屋帽，东坡何事不违时。”

品读东坡诗句，又令我增长一桩见闻：原来，浑圆椰壳之内，椰肉包裹着的，并非只有绵甜椰汁，部分椰子

还蕴藏天然佳酿。想来这并非东坡凭空遐想，据其同时代刘延世编撰的《孙公谈圃》记载：“椰子本出伽卢国，剖其实，中有酒，能醉人”。只是这种天然蕴酒的椰子，如今早已难觅踪迹，不知是物种历经岁月悄然异变，还是随坡仙远去，消散在历史风烟之中。不过以椰壳制冠、打造器皿，在彼时南方一带蔚然成风。同样遭受苏轼牵连，先后被贬黔州、宜州的黄庭坚，诗作里亦留有记录，或是赠予友人椰子小冠、椰壳茶瓶，或是感念他人馈赠桂花椰盅，足见椰器深受宋代文人喜爱。

行走在海口大街小巷，道路两侧椰子树列队而立，如同忠诚的卫士，不少枝头垂挂沉甸甸的硕大椰果。我心中生出疑惑，随口向当地友人询问：“枝头这些椰子成熟坠落，难道不会砸

伤路人吗？”友人淡然一笑作答：“不会的。倘若坠落，也是砸向奸邪之輩，替天行道，惩戒那些尚且难以绳之以法的恶人。”这番话语颇富意趣，友人继而说道：“还有更为奇妙之处，海南遍地椰子树，平日常几乎极少听闻椰子砸伤人的事端。”原来，这玲珑椰子仿佛心存灵慧，自带一份宽厚仁爱，放眼世间，皆可温柔相待。

此情此景，不由得再次想起苏轼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记述，东坡曾坦言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扎根琼崖的椰子树，何尝不是东坡豁达精神鲜活的化身。当年苏轼蒙受贬谪，途经雷州、横渡琼州海峡、驻足琼州，最终抵达儋州，一路颠沛，几近九死一生。可他天性乐观旷达，总能于困顿绝境寻得生机，宛若一粒坚韧种子，落地便能扎根、抽枝、开花、结果。最终海南被他从容耕耘成安放灵魂的精神原乡，如他笔下铿锵诗句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“他年谁作輿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

静立椰子树下，仰望笔直挺拔的树干通向沧海，凝望舒展纷披的枝叶触碰流云蓝天，心底涌动一股难以言说的温润欢喜。因有椰子树亭亭伫立，苍茫大海不再显得深不可测，寥廓苍穹也不再遥远疏离，莽莽山海，经由这一树绿意，变得可亲可近。为此，我要由衷致敬椰子树。它生长于海口海岸，扎根儋州乡野，挺立在热土之上。恰如苏东坡，生于眉州，辗转黄州、惠州、琼州，足迹遍布九州四海，身在何处，便将坦荡胸襟与蓬勃生机留于何处。

海南八音器乐

■陈春明

漫步百年骑楼老街中山路，被全木板装修的挂有“海口非遗展示馆”招牌吸引，我们这群从池州赴琼采风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走进去考察。展示馆共分两层，不必说那著名的国家级非遗琼剧和椰雕，最让我驻足流连的还是二楼的海南八音器乐介绍，回池州好多天了至今眼前浮现着八种乐器展示品的精制玲珑，耳畔似有清越乐声穿百年骑楼廊柱而来，弦歌婉转，锣鼓铿锵，岛民在劳动之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作的器乐，孕育了千年乡音，保留了琼崖大地的烟火温情与文化根脉。

音乐能消除疲劳、愉悦心灵、增添生活的乐趣。传统音乐有哆来咪发索拉西七音，而海南有八音，爱好音乐的我不禁想探其缘由。原来海南八音源远流长，溯源可至唐代，兴于明清，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器乐，因以弦、琴、笛、管、箫、锣、鼓、钹八大类乐器演奏而得名，广义上涵盖乐器、乐曲与乐队，现存乐谱曲目500余首，穿越千年依旧鲜活。八音已分布全岛并走出国门演出。2008年，海南八音器乐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海南文化的亮眼名片。

八音之妙，首在乐器皆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，浸满海岛自然灵气。弦类核心乐器椰胡，以海南盛产的椰子壳为共鸣筒，蒙以蛇皮或牛皮，琴杆用海南特有的黄花梨木，音色温润醇厚，似海风轻拂椰林，是八音的灵魂乐器。笛类以花梨木喷呐为主，取坚硬致密的海南黄花梨打造，音色高亢明亮，穿

透力极强，能穿透街巷喧闹，传递喜庆欢腾。琴类含扬琴、秦琴，秦琴琴身多用樟椰木制成，轻巧便携，音色清脆，适合民间游走演奏。管箫类有竹制箫、喉管、春封，取材山间毛竹，经火烤、打磨、开孔，音质清悦悠远，带着山林清气。打击乐器更具巧思，木鼓以整段老校木掏空制成，分高低音；锣、钹用本地铜料锻打，铿锵厚重，与木鼓相和，节奏铿锵有力。八大乐器各有特质，却又浑然一体，合奏时刚柔并济，恰似海南山水，既有碧海椰风的温婉，亦有雨林峻岭的豪迈。

八音的特点除就地取材反映了当地居民的聪明智慧外，二是涵盖了弦、管、琴及打击乐。八音演出特色鲜明，文武兼备，雅俗共赏。演奏分文牌、武牌：文牌为笛、管、箫、弦、琴，旋律婉转抒情，细腻如丝，多用于婚嫁、寿宴等喜庆场合；武牌为锣、鼓、钹，节奏激昂热烈，铿锵有力，适配祭祀、节庆等热闹场景。乐曲题材丰富，《大贺寿》《迎亲曲》《闹军坡》等曲目，或喜庆欢快，或庄重典雅，贴合民间各类民俗活动。演出形式灵活，可坐奏、行奏，街头巷尾、庭院戏台皆可登台，少则三五人，多则十几人，乐声一响，邻里围聚，尽显市井温情。

深植民间的八音，早已融入海南人的生活肌理，民俗习俗代代相传。婚嫁迎娶是八音最常见的场景，迎亲队伍中，八音队开路，唢呐嘹亮，椰胡婉转，配盘盘舞助兴，喜庆氛围拉满，是琼北乡村婚礼的标配。每逢闹军坡、春节、中秋等节庆，八音更是不可或缺，锣鼓齐鸣，乐声飞扬，祈求风调

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古时，八音还用于祭祀、丧葬等仪式，庄重肃穆，承载着人们对先祖的缅怀与敬畏。百年间八音从宫廷到民间，从乡村到城镇，串联起海南人的人生礼俗与岁月晨昏。

千年传承不息，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力。查阅了相关资料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海南八音器乐能代代相传，离不开民间艺人的努力。黄兹合是海南八音的核心传承人，市级非遗传承人，90岁高龄仍活跃在传承一线。他自幼师从八音艺人，精通秦琴、二胡等乐器，退休后目睹八音式微，毅然从澳大利亚返乡，组建美兰女子八音队，免费授课，培养数百名学员，每周在骑楼老街、人民公园公益演出，让古老乐声重回大众视野。还有王仕国，省级非遗传承人，深耕椰胡制作数十年，坚守传统工艺，让椰胡这一特色乐器得以传承。明代琼山音乐家汪浩然，成化年间晋京任宫廷乐师，著《八音摘要》，将八音技艺载入典籍，成为千古佳话。一代代传承人，以匠心守初心，让八音穿越风雨，弦歌不辍。

走出展示馆，骑楼老街的阳光洒在青石板上，远处隐约传来八音合奏的乐声，悠扬绵长。海南八音，是海岛自然的馈赠，是民间智慧的结晶，是刻在海南人骨子里的文化乡愁。它以椰为魂，以竹为骨，以木为韵，以铜为律，在千年流转中，见证海岛变迁，承载人情怀。在骑楼老街的烟火中，在海岛大地的脉动里，声声不息，代代相传，给我们赴琼采风作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

人物画像。 关明秀 作

外貌焦虑，已然成为当下普遍的社会情绪，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世俗单一的审美标尺，也让无数人困在容貌与身材的内耗里。这股喧嚣的风潮裹挟着无数人辗转不安，而我始终从容自处，从未被焦虑洪流裹挟。

每每我和朋友坦言自己从无外貌焦虑，总会被贴上“凡尔赛”的标签。他们总觉得，我肤色干净、样貌清秀，自然无需为容貌烦恼。可其中原委，唯有我自己清楚。我从无惊艳世俗的容貌，更算不上完美，因身体残疾的缘故，我的步履略显笨拙，姿态不及常人舒展，这是我与生俱来的缺憾。但正是这份不完美，让我早早跳出世俗审美的枷锁，学会接纳自身的缺憾，与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和解。

漫漫求学岁月，厚重的框架眼镜是我常年的标配，陪伴我走过整个青春。我向来不喜欢烦琐的妆容，更不愿牺牲珍贵的晨起时光，耗费在梳妆打扮上。因此校园里，当同龄人精致靓丽、步履轻盈地穿梭在林荫道间，我始终素面朝天、简单自在，守着自己的节奏，安稳笃定地成长。

步入职场后，高压的工作与紊乱的作息，让我的体悄然攀

悦己的瞬间最好看

■青笋

青笋

升。身边亲友纷纷替我焦虑，直言女生总会为身材发胖耿耿于怀。可我始终心境平和，从未陷入自我否定与内耗。朋友总以为我的从容，是因为体态变化尚不明显，对此我始终淡然不语。

即便体重增长到无法忽视的程度，我也未曾焦虑彷徨。我摒弃无谓的情绪内耗，选择理智从容地直面问题。翻阅诸多养生减脂书籍后，我摸索出适配自身的方式，不靠高强度运动，而是调整饮食、规律作息、稳住生活节奏，循序渐进调理身心。日复一日地自律坚持，让我短短二十天成功减重十斤，悄然完成蜕变，令身边众人倍感惊艳。

这场改变，我从未想过迎合世俗审美，只为取悦本心，让身心归于舒展松弛。历经种种愈发通透：真正的美丽，从来不是皮囊的无瑕精致，而是内心的从容笃定，是接纳缺憾的通透，是向阳而生的热忱。

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，不必追逐世俗的标准。人生最好的状态，从来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自在欢喜。始终接纳自我，忠于本心，好好生活，温柔自渡。当我们真正学会悦己的那一刻，便是世间最动人、最耀眼的模样。

琼州记

■王光龙

往南，一直往南，去琼州，抵海口。海口，濒临南海，海风滋润，阳光普照。余幼时嗜学，书本上色彩斑斓的海底生物珊瑚贝类，脑海中椰风海韵下晚霞倾洒大海：沙滩裤，遮阳伞，大椰汁……南方以南，海口临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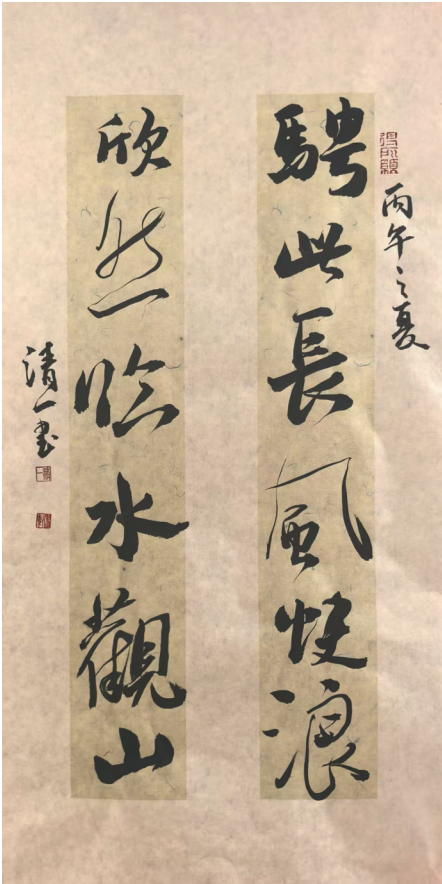
红树林。不见红色，但见绿色。听当地人说，水中有树林，树下有世界。游船缓缓犁开水面，水不静亦不净，看不清水底游鱼，观不到树林根茎。这是一方城市湿地，还是一处自然景观？水中绿丛为何名曰“红树林”？顺着当地文友指引，树根冲出水面，再腾腾而入，如黄鳝游于滩涂浅滩中。根脉深入水底，水底是72座村庄。一场地震，村庄埋入水下，海水涌上人间。沧海桑田，不见沉没的村庄，不见水底红色树根，只有烈日高悬，游人匆匆避暑于椰树下，跳出故事，躲避酷暑。本地同行者的一位老师说，红树林是数百年前琼北大地震的遗址，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歉意。众人哑然。

木兰湾。据说木兰湾近海属于琼州海峡，往外便是南海，木兰湾的海水最终汇入南海。我曾无数地幻想南海的模样，它湛蓝而黢黑，它柔软而坚韧，它温暖而冰冷，它喧哗而寂静……直到我和南海相望，漫长的海岸线，巨大的灯塔下，我如一粟，站在蔚蓝的大海边。几块巨石被海水冲刷着，像是停泊在岸边的驳船。沙砾细，海水蓝，我探出手，在水中摸索着珊瑚和贝类。我不想带走什么，也带不走什么。海水湿润裤脚，海风吹拂脸颊，我留下一串温暖的脚印。

骑楼老街。我走过许多的老街，有东北的狩猎风格，有江南的徽派特色，到眼前海南的侨乡底蕴。我曾在广州求学，看过“上下九”和北京路的步行街骑楼，一条琼州海峡之隔，海口的骑楼带着大海的颜色，侨乡的乡愁。我相信多年前，无数下南洋的人拎着手提箱，匆匆走过这条街，为了谋生，抛下妻儿，不见书信，不明生死，在漫长的等待中成为望眼欲穿的阿嬷。因为不知生死，以为生死相隔，怀念留存于心。半生过后，突然再次相见，一人另娶，一人苦等。悲莫过于苦等半生，痛莫过于君安卿已老。在骑楼老街，有一处妈祖庙，海上之人的信仰，我想，海南多少阿公阿嬷也曾虔诚地在此祈祷过啊。

云洞图书馆。夕阳已近，海面很静。这是一处位于海边的图书馆，馆外正对大海，游人在草坪上、椰树下，沐夕阳、浴晚风。如果面朝大海，能待春暖花开，此处必然为一个好去处。只是，我喜静，如此时海面；我爱闹，如此时夕阳。只是，琼州烟霞虽云乐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因为，夕阳再烈，海面再平，终究是客途的风景。于是我合上书本，把余晖夹进扉页，权作一枚天涯的书签。

……



关明秀 字